

第 38 屆耕莘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



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



耕莘青年寫作會

你們

曾在耕莘寫作課、營隊留下足跡。

繼而在寫作路上奮力向前，得到第 38 屆耕莘文學獎評審
們的肯定，值得敬佩。

恭喜！

目 錄

散文類

- 3 首獎 乾淨 / 蕭歆諺
- 6 佳作 晚安 / 陳廷威
- 9 佳作 我夢見你妻子向我問好 / 若言
- 12 佳作 游渦 / 陳聖潔

小說類

- 14 首獎 較停仔 / peipei
- 17 首獎 倒轉 8 / 班與唐
- 20 佳作 尿尿幻想即興曲 / 林文又
- 23 佳作 包容 / 默默
- 25 佳作 綠光 / 張台澤
- 28 佳作 挑燈夜戰 / 詹舒閔
- 31 佳作 Triangle / 源飛羽

乾淨

散文類·首獎

蕭歆諺

1993 年生，彰化田中人。政大新聞系畢業、臺大新聞所休學中，現為雜誌文字記者。

沒有人想過廁所為什麼會這麼乾淨。



第一次見到阿麗，是來這裡報到一個月之後的事情。

我其實不確定她的麗是哪個麗，看她的歲數，名字裡最常用的應該是美麗的麗，但這其實也不重要，我只叫過一次她的名字。

阿麗好像跟我一樣，剛到這裡不久，連組長還是科長都分不清楚。抱歉，那個是組長還是科長。抱歉，你們那個組長什麼時候會進來。不好意思，對啦，是科長，我是問那個科長什麼時候會進來。抱歉，我其實是想問可不可以買芳香劑。沒有啦，是我想買的，我自己出錢買沒關係。賣阿捏共啦。抱歉，我這樣做你會不會很困擾。不好意思，那不然我晚點再來。抱歉。抱歉。

她把塑膠手套掛在手臂上，站得離櫃台有點遠，說話的時候手套一直在晃，水珠懸在手套指尖，滑來滑去、晃來晃去。我很怕水珠滴落，因為我不確定那是乾淨的還是髒的。應該是髒的，那滴下來地毯怎麼辦？

我邊想邊玩飲料杯上結霧的水珠，把他們聚在一起，變得很大顆時就會變成一條美麗的小河流下來。小時候有人告訴我說那是流星雨，看到可以許願。我想許很多願，反正滴下來的水是乾淨的，而且我有吸水杯墊。

連自己掏錢買芳香劑都要抱歉，我其實有點煩，你要買就買啊，廁所香香的誰不喜歡？我不大確定她到底是在向誰說抱歉，明明在她眼前的只是替代役。

除了口頭禪是抱歉，阿麗還有個很鮮明的特徵，一頭蓬鬆毛躁的褐色漸層頭髮。我沒辦法想起她的長相，但頭髮倒是很有特色，頭髮像太陽光線熱辣辣地從頭頂發散，是金毛獅王的髮型。看她的樣子，比較像獅王年邁的母親，帶有陽剛氣味的女生。

後來，阿麗沒有出現，跟科長沒有碰到面。但我隔天進廁所時，廁所的味道跟我身上用的熊寶貝一樣，是陽光清香。從那之後，我每次走進廁所，聞到陽光清香都會想起阿麗。

可是我從沒在這棟只有五層樓的建築物看過她。



二樓男廁最後一間是鎖住的。

走進廁所，左手邊是洗手台和一排小便斗，右手邊有五間廁所。每次來看，最後一間都是鎖住的。

會發現這件事，是因為我進廁所都會先習慣性地先瞄一下有沒有人。如果有人，上廁所的聲音都會小聲一點，沒辦法很自在。好幾次看到最後一間鎖上，我心裡罵聲連連，怎麼每次都有人？而且都是那間？我能理解認廁所跟認床一樣，大家都習慣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，可是天天來天天都鎖著，可能是門從裡面反鎖壞掉了？也許是男性同仁比較少，不會有客滿的問題，從沒有人問過這件事情。

那間廁所就那樣安靜地待在那邊，直到三個月前我去幫科長洗茶具。

趁著大家去吃午餐，我把茶具放在洗手檯，走向最後一間廁所。這裡只剩下我，很安靜，剩下遠方高中生練習樂儀隊的聲音迴盪在乾淨的男廁。

我吞了口水，敲了一下門，沒有反應。試著搖了搖門板，發出「喀郎喀郎」的聲音，還是沒有反應。我俯身趴到地上，從僅容兩根手指頭的門縫往內望。陽光從氣窗灑下，空氣微粒漂浮，清晰可見。

正要起身時，門縫前掉下一根頭髮。頭髮，褐色的頭髮，熱辣辣地刺進我的雙眼。

悄悄喚了聲阿麗，才發現喉嚨乾乾的，不確定有沒有順利發出聲音，但我不敢再叫。

我把茶具胡亂洗了一通，離開前才發現濺了滿玻璃都是水，我先是用手抹過，大片大片的水珠流星墜落，想回辦公室找抹布，後來想想還是算了。離開辦公室前上了廁所，玻璃已經恢復原狀，連水漬都沒有。



離退伍只剩一個禮拜，開始和長官一一道別，不少同仁在我桌上留下「鵬程萬里」和「退伍快樂」的便利貼和小卡，我也意外收到了阿麗給的禮物：一張摺了八摺的 A4 紙，印公文印壞的廢紙，空白處歪斜地寫了三個英文字母：key。

午休期間把它打開，紙上畫的是流程圖，右下角屬名「阿力一」，潦草的圖化作文字的意思大概是這樣：扣住門的下沿向上提一點，稍微前後晃動後可以放進一個卡榫，向左扳一點，右方會透出有一個指頭的空間，可以把門鎖提起，就能進去了。

阿麗啊阿麗，我在心裡這麼想，才發現這句話有點做作，怎麼好像在教訓人的感覺。

這個下午我特別常去廁所，大部分只是去洗洗手，沒有人的時候就走到那間廁所前，去了幾次都放棄，我不確定是不想看還是不敢看。

退伍那天，離開前我上了最後一次廁所。乾淨的廁所是這樣的：香香的，地板是乾的，採光好，小便斗亮的可以反射一些光線，看見自己模糊的輪廓。

但畢竟是廁所，不難想像，有些細菌或微生物在我們不願想起的地方蠢動，儘管不少研究顯示，馬桶座比你的牙刷還乾淨。

拿著退伍令走出這裡，心情格外輕鬆。遠方高中生練習樂儀隊的聲音再次響起。仔細聽，他們好像喊著「阿麗阿麗」。我朝高中的方向走去，聲音就不見了。我到現在還在想他們那天喊著什麼。

凌明玉 評語

從清潔阿姨手套水滴的髒，投射到心裡的髒，帶有階級的水滴，再怎麼用芳香劑隔離，或是逃避接觸任何會汙染自己的人事物，都無法乾淨一如初誕生的嬰兒。「反正滴下來的水是乾淨的，而且我有吸水杯墊」，「吸水杯墊」實在是神來一筆的象徵，將所有不見容於的髒汙，全讓杯墊吸附。另一象徵，「打不開的廁所」則指涉初入社會的替代役，必須了解有些禁忌不能強行去探觸，藉由阿麗的「使用說明」，讓替代役在退伍前打開這張紙，就像來自社會底層溫暖善意的叮嚀。試圖打開無法碰觸的事物，有技巧的，看你要不要聽聽別人的建議啊。非常喜歡這篇散文，希望作者可以一直寫下去。最後，兩位評審一致認為這篇作品做為首獎，實至名歸。

晚安

散文類·佳作

陳廷威

1994年生於台北，目前在國立中山大學就讀機電所，從高中開始便註定踏上理工的道路，但又一直放不下手中的筆，期望成為能夠不停寫作的工程師，常作散文、小說，最近打算開始寫詩。

父親敲了敲房門，我側過臉，用一種均勻的呼吸聲假裝睡著，聽見他輕輕旋開門把，深怕開門聲吵醒了我。我眯著眼，在黑暗中瞄著他的身影，但他沒有移動，只是靜靜的看著我，然後退出房間。我聽見門後傳來他細微而又沉重的呼吸聲。

「晚安，兒子。」

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遠赴大陸工作，跟許多人一樣，看上對岸龐大的市場和商機，希望帶著豐碩成果回鄉。但相對的，我兩三個月才得以見到他，等待他回家的那個夜晚，我總是守在家門旁，等待大門被推開。父親手中提著行李，卻仍然有辦法抱住向他衝過去的我，然後一陣嬉鬧戲笑。直到夜色已深，父親才抱著疲憊不堪的我上床睡覺。即使頭頂上的燈早已熄滅，我仍然在被窩裡不安分的亂動。那樣的夜晚，總是捨不得說晚安。

父親回來的那幾天，我總是期待著父親把車子從巷口開過來，好帶我去兜風。以前總埋怨巷口到家門的距離太遠。無奈一條紅線就這麼筆直地穿過家門口，我也只能在旁苦苦等待，看到警察來開單時還會惡狠狠的瞪他們兩眼。

如果父親回台時剛好是十二月，台北正塗抹上一層厚厚的耶誕氣氛，西門町就會擺放一棵高大華麗的聖誕樹，那樣絢爛的色彩，拔天而起的氣勢，對幼時的我而言，無疑是一座莊嚴偉大的藝術品。父親總是說：「等大陸那筆生意談成後，我們買一棵聖誕樹回家放！」我興奮地在腦海中佈置那棵未來的聖誕樹，思考著該將它放置在哪，總覺得放在家門口旁最適合，但不知道被警察伯伯看到後，會不會也像停在紅線上的車子一樣，被帶到遙遠的地方去。

然而那筆生意終究沒有談成。

價值百萬的貨物委託別人帶往大陸，那人下了飛機後，從此沒了蹤影。那晚父親跌坐在沙發上，一動也不動，這些年來的努力全都付諸流水，血本無歸。我獨自蜷曲在被窩裡等待。但漫漫黑夜，卻始終等不到一句溫柔的晚安，只有一次次的怒吼和酒瓶摔落在地面

的回音。

每年的父親節，大家興奮地拿著親手做的卡片，盤算該偷偷放在皮鞋櫃，還是父親的西裝外套裡。只有我靜靜地把卡片收進書包，回到家裡，打開傳真機，看著五顏六色的卡片逐漸被機器吞噬掉，原本就歪七扭八的字跡經過幾百公里跨洋的傳遞，最終也只浮現出一片片模糊的黑點。我開始學著強忍淚水，即使十歲的年紀，離成熟仍十分遙遠。

升上國中之後，父親逐漸變成可有可無的存在。朋友一通電話打來，錢包鑰匙隨手一抓，就匆匆出門。也不顧關門的力道是否拿捏適當，砰的一聲，像平靜湖面被投入一顆石子激起漣漪般，沒過多久便又回歸寂寥。

那巨響後的寂寥感，在父親因母親的極力勸說下終於回到台灣後，仍濃稠而揮之不去。父親幾次敲我的房門，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開車出去，我把音樂調得大聲，好蓋過父親的詢問，父親轉了轉門把，發現房門上鎖，只好回到客廳，他那雙老舊藍白拖鞋在走廊緩緩拖著地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

幾次詢問之後，父親終於放棄了，從此經過我房門的也只剩沙沙的拖地聲而已。

又過了幾年，父親有意無意提起，放在巷口的那台車也沒在開，不如賣掉吧。我嗯的一聲，便轉入房間回到一個人的世界，關上門時又發出砰的聲響，還有鎖上房門時的輕輕咔嗒一聲。

聯考放榜後，我離鄉到外地求學。幾乎沒出過台北的我，尚不知鄉愁滋味，心中只有暗自竊喜。離開家，離開那尷尬的氣氛，離開面對父親時的無言以對。

那台父親跟人借來，滿載日用品的貨車停在宿舍門口。我和父親把一個個的紙箱搬進房間。好不容易打理好一切，他卻又跑去廁所那邊看看，浴室那邊瞧瞧，一面大呼小叫地問我帶來的沐浴乳夠不夠用。要不要再多去買幾瓶。我對他這樣的關心感到厭煩。終於一切塵埃落定後，他才坐回那老舊貨車的駕駛座上，啟動引擎，然後把車窗搖下。

還有需要什麼嗎？

不用了！我懂得怎麼照顧自己！

好，那我走了喔。

陌生的環境逐漸變得熟悉，我也像當初離別前說的，懂得打理生活的一切。某天看見負責清掃的工友伯伯，褲管被一個年約七歲的小女孩緊緊抓著，他似乎不忍心就這麼離開，卻又看著上班時間一分一秒逼近。最後小女孩在母親的半騙半哄下放開手，眼角噙著淚水，依依不捨地離開。我看著工友伯伯隨後走向垃圾桶，以一種半跪的姿態，徒手清理學生隨意亂丟的紙屑及食物殘渣。

我突然明白那句「好，那我走了喔。」的意思，即使孩子肩膀逐漸寬闊，自己的身影逐漸矮小，每位父親卻無法真正放下自己的孩子，仍然用厚實的雙手搬起沉重的紙箱。仍願意以半跪姿態，默默扛起孩子未來的一切。

深夜兩點的末班車抵達台北車站，我徒步走過西門町，空無一人的街道只剩幾盞黯淡路燈，唯一留下的只有遠處一道強烈的光線。是兒時回憶裡的那棵聖誕樹，拔天而起的氣勢，精緻華麗的裝飾，以及在一個十歲小男孩心中留下的憧憬，至今竟仍如此鮮明。

凌晨兩點半終於回到家。手中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一打開門，看見父親蜷曲在沙發裡沉沉睡去。我在黑暗中看著他隨呼吸而緩緩起伏的身軀，我沒有移動，只是就這樣靜靜的看著。

「爸，晚安。」

我用一種極輕微的力量把門關上，沒有發出任何聲響，聽著門後傳來父親那沉重緩慢，卻又令我感到安心的呼吸聲。

凌明玉 評語

等待是父子隔著房門，緊繃亦無法開啟的情感；等待也是那輛一直沒有出發的車輛，筆直地消失在未來的視線；當等待終於慢慢長成可以理解大人的模樣時，開頭與結尾的問候，輕輕一聲晚安，連結起兩人一度斷裂又修復的親情。書寫真摯動人，結構工整，可感受到作者的創作意識，惟這類題材較難有新鮮觀點，轉折皆在意料之中。

我夢見你妻子向我問好

散文類·佳作

若言

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土耳其語語文學系大二生。

噗浪暱稱ㄣㄣㄣ、一ㄣㄣ、喵兔・x・，歡迎追蹤。

最近喜歡上漢尼拔，怎麼會有這麼帥氣的妹控食人麼呢((捂心

我轉著緊緊圈繞在我左手無名指上的銀戒，簡單的圓形沒有其他裝飾，銀本身的材質被敲打的凹凸有致如月的表面，有層次的把光給暈開反照。

這是晨送給我的，紀念我們交往一年，我們分隔五個小時的時差，安納多魯大陸和台灣小島七千公里的距離，我們還能繼續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們戴著同樣的戒指，一樣的材質束縛我們兩個左手時指，雖然見不到對方，但我們依舊伴對方左右。

戒指證明我們現在還相愛著。

望著戒指時，我都會感到幸福。



我常想著一個夢，這是我剛和晨交往時做的夢。

我躺在柔軟的床上，睡意厚重的壓得身體無法動彈，眼睛勉強模糊的張著，身旁有個嬰孩，不知道是誰的。

忽然他開始淘淘哭起來，嬰孩哭起來總是毫無節制，快要死去一般用盡全身力氣喧鬧引人注意。

門打開了，有個女人跑進來，對我說對不起，很吵吧，後便急急忙忙的把孩子抱出房間外。



我討厭孩子。

晨喜歡孩子。

他說能看著融合自己和愛人血液的孩子成長茁壯，是何等的幸福。

我對人生有本質性的悲觀，生是一連串有完沒完的受苦，我對生有著強烈的厭惡感，我活著是因為還沒殺了自己，我倖存下來了。

我無法孕育生命成為母親，因為我知道活著是反覆渾身是血被踹倒在地上，存有著一絲氣息，再勉勵自己站起來，再瀕臨死亡，如朝日不滅的升起降落的循環。

我父母為很多事情吵，我爸永遠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，我媽則永遠都會原諒她，造就了他們永遠都吵不完。國中時我非常討厭自己，每次爸媽吵架時都會想到我媽結婚照，

白色婚紗下有顆滾大的肚子。我常想著如果我沒有出生的話，我媽是不是不用嫁給我爸？他們或許會什麼都沒發生地分手，我媽會過著更快樂的日子。

每次他們的吵架聲穿透我房間的牆時，我都會無法停止的想，造成我媽媽不幸的原因就是現在還在呼吸的我。這個想法完全否定我自身的存在，我很難受的躺在床上，希望自己從未出生過，我願意有所有的明天來換取抹殺自己的可能。



天亮。

米香伴隨著火燉煮食物的咕嚕聲，手腳忙亂器物放下起落的細碎聲。

我看到那女人在我熟悉的家忙東忙西，我之前跟晨是住在這裡的。

我忽然間知道她是晨的妻子。

他的妻子笑得很溫煦，一點敵意也沒有。

我坐在餐桌上，她把我面前的空碗拿去，我看到她手指上銀閃的戒指刺痛我的眼睛，她邊替我盛粥邊問：「你還好嗎？」

她的語句帶著關切，全然的善意，想把我攏進她的羽翼下保護好，像是照料她的孩子般。

我想起來了，我已經至地面跌落，脫離晨的生活了。



和晨度過的時光是確確實實的開心。當約會結束回到各自的家中，我一個人時，遲早會結束的不詳預感開始細細地啃咬我，再見到晨時不安的預感瞬間一掃而光。

在幸福中，我反覆深怕腳下的地會塌陷，我會摔進什麼都沒有的空洞裡，要我認清這些果然都不是我的。

因為這個夢，我相信我早晚會從晨的生活中離開，就算我們多麼合互相喜歡，但還是會因為沒有辦法的理由分開。

我只是暫時著當他女朋友，我這樣告訴自己，讓自己以後不會太傷心。

晨對我太過光亮，去晨家吃飯後我更有這種感觸。

他們家晚餐是一起開飯。

這對我很稀奇，因為我家連過年都不一定一起吃飯，每個人都很忙，有無數個從餐桌上請假的理由。

晨家充滿話語和背景的電視機聲，對我而言是家電廣告營造出來的模範家庭，我家則是安靜，沒有大吵大吼的聲音已經算不錯了。

我跟晨真是從截然不同的兩個家庭成長的人，若他是向著陽光長，他能對生有著期待，我則是往背光的潮濕蔓延，我望著土下的死亡。

他有迎接新生命的樂觀，我只有勉強存活下去的勇氣，我沒有創造新生命的韌性，就算我是個有子宮的女人。

我無法忍受我生下的孩子如我，每天都閃過現在就去死的念頭，我也無法忍受看見一個像是我的孩子，我最討厭的就是我自己。

每次我跟晨說，我不要孩子，他都一臉落寞。我越想越覺得自己在浪費晨的人生，若

他繼續跟我在一起，他會過著沒有孩子的一生，如果他現在跟我分手和願意做母親的女人在一起，那麼他就可以得到他要的未來。

我們雖還互相喜歡著對方，但在這個價值觀上互不相讓，我們吵得很無力，大概真的沒有任何解決方法了吧。

最後我們選擇把戒指拿下來，惋惜地說，就到這裡了。

在更多的爭吵，更多的傷害前先結束掉我們兩人的關係。

我們向朋友宣布我們結束了，我認清了這戒指果然不是我的，重新回到一個人的狀態，那個夢果然是真的。



映照未來的夢已經實現了，這就是不可改變的命運，我早對自己說了很多遍早晚會結束的，但還是感覺到苦澀的味道在喉間消散不去，眼淚不理性的流，慢慢流掉我相信扭轉現況的可能。

然後我卻收到了晨的信。

他寫，我們兩個對生育這件事有截然不同的想法，但我們還有時間繼續互相影響雙方的價值觀，或許到時我被你影響，認為沒有孩子也無所謂；或是你被我影響，覺得這世界沒這麼殘忍。

「我們還是互相愛著對方，讓我們再試試看吧。」

我讀著信，想要拒絕他，但還是把戒指戴回無名指。

若我們不戴的話，這對戒就失去了存在於世上的價值，可惜了製作者精巧的手藝。

我還是對銀戒那些微凹凸不平的表面散發的銀光著迷不已。

林巧棠 評語

敘事者心態的部分描寫得很不錯，愛情中的不安感和恐懼很具體。悲傷與絕望的部分也並未陷入過度自溺，篇幅描寫得恰如其分。

但是作者的夢境置入太過跳躍，容易讓讀者以為那是現實。雖然這是寫作手法的技術。不過用在散文的寫實上，容易顯得不夠誠懇。散文雖然有必要的虛構，但是談到情感的技术面，就不能是印象派莫內的光影投射，得有像維美爾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》那樣寫實的情感。

最後，有一些冗贅字和語句不通順的地方需要注意，如果能更精煉，這篇作品會更上一層樓。

漩渦

散文類·佳作

陳聖潔

1988 年生，基隆人。沒有開始的很早。命運使我在出了社會好幾年後才開始接觸文學、與各種藝術創作，從中讓曾經痛苦的美妙的都更加凝煉。而在人生中沒有方向的時候，文字的書寫，變成我繼續前行的力量，像在廣漠無邊的沙地中，支撐我繼續逆風行走的拐杖，一步一步，好不容易，我才成為了現在的我。

小時候，我對洗衣機的運轉總是感到好奇，經常打開蓋子後觀察機器是否會暫停運轉。後來機器老舊，蓋子打開了也不會停，我就這麼看著洗衣機裡，那些和水流一直不停旋轉，左右攪動著的衣物，聞著空氣中散發出洗衣精的香味，我覺得那是家裡獨有的一種氣味，聞了就令人感到心安。念小學時，下課後最期待的就是晚飯時間，回到家後我總因為餓得等不及，就到廚房待在一旁看媽媽煮菜。我最喜歡一個人把媽媽煮的湯，大半鍋地都喝完，也因此常吃不下飯菜而被叨唸說：「也要留一點給別人喝啊！」。排油煙機的聲響在耳邊轟轟個不停，只見她不急不徐地拿著湯匙，一邊攪拌湯裡的料，順著時針地劃出一漩又一漩。下雨時我會穿上一雙黃色小雨鞋，媽媽用溫柔的眼神和動作目送我出門上學。山上的小路人煙罕靜，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雨滴落在地面水灘時，所晃漾出的圓型漩紋，一圈又一圈波動著的樣子。

冬季的山區，空氣因潮濕而更加寒冷難耐，在我和哥哥洗澡前，媽媽總會在浴池中加入適量的巴斯克林，看著那橘橘的粉末在熱水中慢慢舒展開來，她用手接著均勻攪拌，那一池水於是就變成了淡淡透明的黃。等到我們都泡完了澡後，再看著那淡淡的黃色，在排水口慢慢積聚成一漩又一漩，直到最後一滴不剩，然後從水管裡發出類似喉嚨大口吞嚥水的聲音，完成一個舒適而漫長的結尾。

在生活起居中總是努力讓我和哥哥感到舒適的媽媽，自己卻不是那麼舒適的。爸爸欠下鉅額負債、外遇、婆媳問題、外公罹癌過世，經濟問題使得外公過世時，她沒能好好在身邊照顧他，夢見過世的他，每次都讓她的情緒更低潮，因為那是她人生中最無可彌補的一個遺憾。但怎麼料想得到，舊病未癒新病就接踵而來，後來她突然被裁員面臨中年失業窘況，一個月後又緊接著被診斷出罹患大腸癌末期，生命似乎就是要把各種問題，一個緊接一個地層疊在以她為中心點不停擴張的漩渦上。自她抱持著少女對幸福婚姻幻想，與爸爸結婚後，憂鬱和苦澀是再也不曾離開過她了。身為女兒，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快點長大成，成為有足夠力量助她脫離的人，但那巨漩的引力太強，好幾次我都差點被吸了進去。

還記得媽媽罹癌後的這段時間，我時常表現得冷靜和平淡的樣子，好像對什麼都沒有情緒、也不會感到害怕，似乎唯有這樣，才能好好地陪伴在有情緒巨漩的媽媽身邊不被捲入。有次假日要到補習班問老師軟體操作的事情，突然在我出門前她過來抱住我，並用非常微弱而顫抖的聲音說：「妹仔！我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，我現在很怕一個人，如果一個人

我就忍不住想要自殺...」，總是堅強忍耐一切困境的媽媽，第一次向我開口說她需要幫助，而我當下卻感到束手無策，只能把媽媽帶著出門，一起搭車到我上課的補習班。

她常說，她就是因為從小沒有媽媽，人生才會這樣辛苦，所以就算感到非常痛苦也要努力的活下去，都是為了不要讓我們兄妹因為沒有媽媽，將來和她變得一樣可憐無助。也許因為這樣，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，還是很想貫徹她愛兒女的心。有次夜半她想如廁，恰好哥哥已經在休息，她為了不打擾到哥哥，不知哪來的意志力，可以在已經陷入肝昏迷狀態的身體裡，還擠出力氣撐住身體，跨過床四周的欄杆下床，但下一秒卻因為身體過於虛弱而雙膝落地，因為身體的重量全部集中在那膝蓋上往地板一跪，發出的巨響也驚醒了哥哥。這讓我們心中對媽媽堅毅的愛更感到不捨。

媽媽的腹部因為器官衰竭，體液無法循環而造成嚴重積水和脹痛，醫生在她的肚皮上穿刺了一個孔洞，每天定時將透著淡黃的腹水排放。沒有想到，在醫院裡，她的生命就像家裡那缸浴池裡的巴斯克林水一樣，放著放著，漸漸被放到一滴也不剩。

在那後不久，我離家在新的城市開始不一樣的生活，但不論在哪裡，每當看到熟悉的場景，就感覺它似乎是在模仿媽媽的聲音，呼喚我的名字；那些圓圓的，持續翻攪著的，我和媽媽一起的漩渦。20多年的努力，我最後還是無法將她從中拉出.....媽媽最後的病容變得模糊，但在我心中仍然精神地淺淺笑著，而那嘴角的法令上，有幾條像漩一樣的紋路.....今早，洗衣機的預約功能啟動了，機器的滾動聲伴隨著雨聲，連續幾天的暑熱日子，怎麼突然又下起了濕漉漉的雨呢？

抬頭一看，發現空中竟然有個深深的漩渦，正在翻攪著。

林巧棠 評語

以漩渦為主意象發展出的一篇作品，情感凝聚的很不錯，尤其是對母親的愛與不捨。母女關係描寫的恰如其分。漩渦的畫面一個接一個，像是電影或MV的分鏡。令人不禁感嘆時代的進展——影像世代或碎片世代的特徵之一，即是畫面之間沒有過場或太多交代。而這篇作品在畫面的跳接之間處理得不錯，並不突兀。

此外，第二段最末寫到水管發出類似喉嚨大口吞嚥水的聲音，「完成一個舒適而漫長的結尾」，此處的處理令人意想不到：排水孔通常不和舒服感聯想在一起，但這裡的連結很不錯。

不過全篇的說教和人生感悟有點多，第三段開始的家庭問題也太簡化，失去前面鋪陳的細緻餘韻。全篇語句若能更加精煉會更好。

較停仔

小說類・首獎

Peipei

1994 年生，台南人。對世界並無貢獻，履歷表的密度也真的很低，只好相信自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雖然也可能明天就死掉了。

他覺得自己算是生活很精彩的人。一世入修水電，到半退休的年紀，都是老客戶了，說是工作，不如說是走感情。然後還有歌友會、里民會的事情讓他去迫迫。如果真的要說生活裡的困擾，最近歌友會的湯太太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找他作伙，還會在他的臉書發文下面留言，早安晚安的，也不知道其他人要怎麼看。

還有，不知道真真看到了會怎麼想。

困擾是這樣的困擾，生活裡絕大多數時間都被種種行程佔滿。只是，有時候，像現在，一個行程跟下一個行程的中間，時間彷彿是由磚頭砌成的，他穿不過去，只能在原地打轉。愛較停仔。

他今天第二次被鈴聲嚇到，打電話來的是真真，濃濃的鼻音。他問，按怎，感冒喔。真真疑問地啊了一聲，然後說，沒有啦，剛剛睡醒。他看一眼牆上的掛鐘，在昏暗的空間裡勉強辨識時間，已經接近中午了。

「那，我這個禮拜就不回家喔。」

「不是講車票訂好了嗎？」

「就是學校突然有事情。」

「喔，係按呢喔。那也是沒辦法厚。」

倒掉放了一個早上的牛肉湯，打算吃番茄雞蛋麵當午餐。牛肉湯是一早起來排隊買的。賣牛肉湯的老闆問他：「恁某身體按怎樣？」他說：「有在注意啦。」「阮這個牛肉湯足營養，包會卡緊好起來。啊你家己，要不要買一份？」「毋啦，阮毋食牛。」「嘿啦，說到有做到，佛祖就會保庇啦。」

新的消息傳達得很慢，而習慣是一件可怕的事。

早些時候，里長按電鈴，那是他今天第一次被「驚醒」。老先生拿著里民出遊的報名表來給他，進屋時，環視客廳，也說了類似的話，慣習。角落裡的吉他本來翹起一根弦，又

被灰塵壓得垂下去。

「人在厝裡，為啥不開火？」里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若無，中秋的時陣，作伙來社區烤肉。順繼把吉他修理好帶來。」

他本來拒絕了。不過，如果真真中秋節不回家，那還是去吧。

原本以為，阿虹走後，他與真真會是同一條船上面的人。當然也不是期待他們兩個突然就父女情深起來。上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他在電話裡試圖催她回家，就是想，不管怎麼樣還是一家人，要互相扶持才對。繼女卻對他說，能不能給她一點時間，在台北她才能繼續假裝媽媽還在。他是看著這個繼女長大的，始終弄不明白，尤其真真大一點之後，講話就是這樣，齣頭很多。他以前是絕對聽不了這種痞話的。然而他再也沒有主動提「袂等來毋？」

廚房與客廳只隔著一扇塑膠拉門，兩處卻有很大的反差。這個厝裡，十多年來都是由他煮食。砧板白得反光，他將蔥花洗好，擺放得非常整齊，切得更整齊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撒在冒著熱氣的麵上。以前阿虹總笑他，一個粗勇的大男人，這呢龜毛。但他自覺，代誌本來就要安排妥當，於是等著水燒滾的時候，又認真考慮起，什麼時候要好好整頓一下客廳。尤其膨椅上，掛滿印有動物皮紋路的披肩，還堆著抱枕，實在占空間，毋是款。過去十多年，他沒有一天不嫌客廳裡看起來刺目，和阿虹吵過不少架。

阿虹走後，很多事情都還是維持著原本的模樣，他好像又重新認識了這個世界一次。

將燒燙的麵碗捧回客廳。要先把桌上的雜物都推開了才有地方吃麵，早就過期的女人雜誌啊、有口紅印的咖啡杯啊這些物件，一圈圈地把他圍住。他滑起手機。確切地說，他的臉書帳號是阿虹喪禮後，真真幫他辦的。她告訴他，覺得很孤獨的時候就上臉書，臉書上有整個世界。她異常有耐心地教會他臉書的用法，隔天便搭上高鐵，回台北的學校去了。真真很少與他說那麼多話，那天他獨自從車站開著車回家，欣慰地想，這兩天實在是他與繼女關係的一大進步，便連著好多天傳給她早安、平安圖片。

並不是說，把那些字打出來有多困難，「早安、平安，你過了甘毋好」，只是講那些話他就是不自在。人家已經有做好的圖片，意思到了就好。但真真從沒有回應他傳的圖片，她從不傳訊息給他，不在網路上與他有互動。

現在因為湯太太熱情的攪擾，他才知道，那些早安、平安、感恩的圖片叫「長輩貼圖」；不知道是因為「長輩」還是因為「貼圖」，總之有揶揄的意思。他對於真真的那個世代很陌生，對於真真所說的「孤獨」這個詞亦然，可能就是人家講的代溝吧。他忙了一輩子，還是有很多需要學習的事情。

較停仔。阿虹就比他靈活許多，她也喜歡玩臉書，而且似乎還很上手，常常一邊玩一邊感嘆，現在都沒有人看電視啦。那個女人，不但自己拍一些看起來很憨慢的照片傳到網路上去，連睡前，還要開著床邊的小燈，透過老花眼鏡對手機品頭論足。她甚至懂得用手機玩遊戲。偶爾真真會念她，說她不會玩、亂玩，然後把她的手機搶過去，更熟悉地操作著。阿虹總很認真地湊在女兒旁邊，盯著發亮的螢幕「學習」。亂糟糟的客廳裡，燈開著，電視機也開著，他在一旁泡茶，看著那畫面，很有母女角色對換的感覺，很趣味。

阿虹以前說他古板、跟不上時代。他多想笑她，那麼小的手機，那麼小的臉書，到底還是不可能等同於世界。

湯太太稍早又給他留了一排「長輩貼圖」，真正搞不清楚分寸。他放下手機，捧起麵專

心吃了起來。

麵的熱氣攀附在他的眼鏡上，他猶豫了一下，終究沒有把眼鏡拿下來，反正厝裡也沒開火。而且，等一下就要出門了，和歌友會的人約了要唱歌。還得先去載那個沒擲節的湯太太。

較停仔就好。即使時間彷彿由磚頭砌成，將他關在裡面。

較停仔。

他臉上被蒸得很燙，眼前一片霧白，非常安靜地吃完了麵。他緩緩將耳朵貼在那些時間的磚頭上，感覺到磚頭是實心的，裡面填充阿虹那女人刺耳的笑聲，叨叨絮絮地說湯太太，那個三八仔。他就像個傻瓜，捧著空碗坐在那裡，跟阿虹說，咱，咱留點口德。

較停仔，等下一個行程的時間到了，是湯太太要打電話來，讓他被今天的第三次鈴聲驚醒。

李奕樵 評語

此篇的小說語言成熟，同時負載敘事性功能與文學性的感性與詩意，卻不見遲滯。敘事的節奏張弛有致，讓讀者不覺疲累。語言沒有太多花俏的亮點，但是場景意象的揀選在質感與意義上皆恰如其份，漂亮地在讀者心中重建當代臺灣貧困荒蕪的風景。雖然相同路數已有許多優秀的先行者，但作者也並未因此躁進，對人物的塑造稍平淡卻有強大的寫實說服力。試圖為同世代的年輕讀者重建長輩圖另一端的孤寂感，還有結尾的詩意超現實時間磚頭場景，皆是需要許多文學技術作為前提才能順利使用的技法。整篇文本在小說技法上沒有真正的缺點，且又有亮眼但不做作的優點。閱讀完，情感與哲理皆有厚實的餘韻，是比其它參賽小說更優秀之處。

倒轉8

小說類・首獎

班與唐

她剛從醫院回來，腳都還沒搆到床，就先把被單抽下來拿去洗。

丟入機器，撒上粉末，水流灌入，馬達開始運轉。表層浮出的泡沫，膨發浮起又旋即消逝。白被單在洗衣機攪得不成形，像有仇恨似的，洗衣水漸染成紅色。

流出的水肯定是髒的。

小時候，三更半夜在陽台，她拿開花的牙刷沾些許洗衣粉，握緊握把，輕壓在她的白布鞋上。默數二十秒後移開，污漬還是在。要默數三十秒卻在第二十七秒的時候先偷看，啊，污漬還是在。

父親早就提醒過她，白鞋子最容易髒。

儘管如此，她無法指著白鞋子以外的鞋說想買。

大姊姊會教她各種去污漬偏方，拿出神奇粉末撒在有油漬的部位，再拿牙刷來回刷幾下，立刻消失不見，衣服仍如新的一般。這些技巧她謹記在心。要學會這些技巧，才能像大姊姊一樣，配得上白裙及白鞋。一身潔白衣著，渾然是少女該有的模樣。

每在父親家吃過晚餐後，她便回到樓下的家。她直衝房間，關上房門，隔離她與在客廳看電視或是講電話的媽媽，一個人則在深黑的房間裡禱告。

我想要成為像大姊姊的女人。

上了高中，她經過歲月的轉化，進入大姊姊當年的學校，穿上同樣的白裙與白鞋。

不單只有她，高中教室內簡直白花齊放，如歡騰的春天，每朵白花都有致命的香氣。她幻想如果是個男孩，一定會想流連在這片白叢林裡。

如果她是個男孩，她會選班上的8號當女朋友。

8號女孩是白中的上品，白得發出光輝，笑的時候，眼睛下方有對玲瓏的小臥蠶，嘴唇更時不時呈現番茄的光澤。

大家都說8號女孩跟對面甲班的10號男孩是一對。10號五官端正，眉宇濃度剛好，凸顯鼻樑的高挺。每個女孩經過時都會注意10號的胸膛，尤其是風吹過的時候，他的胸膛彷彿可以撐起一個女孩的世界。

8號女孩的保養細節她謹記在心。從脖子到腳背，依依比對自己跟8號在色卡上的差距。下課大家擠在廁所前補妝，她的眼珠子繞著8號放在檯子上的粉底液看。她們只相差一個

色號。

某天夜裡，她得到祈求的靈感：願晝夜翻轉，倒轉 8 如沙漏。

隔天老師宣布 8 號同學住院，要休學一陣子。台下女孩們譁然，好像原來相信的事物都能輕易被動搖，青春變得難親近跟信任，彷彿不曾屬於她們。

對她而言卻再親近不過了。接下來的日子都像窗邊的風，輕快地飄往她身邊，捎來許多男孩的字條。

成堆的字條中，她選擇這張——今天中午，車棚見。對面的 10。

他們每天中午都騎到三條街之外的飲料店，聊天、拍桌、笑得極大聲，完全不擔心店員會起疑。10 號點洋蔥圈加雞排，而她怕弄髒臉頰，點不抹醬的烤厚片吐司。

下午一點，公園出沒的幾乎是老人，這使得他們更加風發。她躲在樹蔭下看 10 號在鐵欄杆旁搞笑，陽光的疊影惹出她的奇想，厚實的胸膛貼上她透紅的臉龐，能直接感覺汗水與心跳的雙重夾擊。

當她拉著他的手一同步入月橘樹叢時，她腦裡閃過大姊姊穿著婚紗的畫面——那純粹是想像，她從未見到婚禮當天的大姊姊，但是她已經在腦中為大姊姊穿上無數件婚紗。一個無比潔白、純淨且完美的女人形象。

然而幻想瞬間消逝，她俯視埋首於她胸口的 10 號，黑髮間露出死灰的頭皮，像顆不怕噎死的肥豬頭趴在她的胸部上。

當 10 號出更大的力氣，她感覺到雪白的制服更加陷入泥巴裡。

不用怕，我會小心。10 號安慰的話語卻被她耳邊的聲音覆蓋過去：8 號也去公園約會嗎？她會煩惱制服沾上泥巴嗎？

陽台洗制服時，媽媽指責她怎麼把自己搞得這麼髒，而且半夜才回家。她抓住還沒洗乾淨的制服奪門而出，蹲在公寓的樓梯間，用能夠稍微瞥見父親家門口的角度隱沒在黑影裡。

她想構思新的願望，好讓她脫離這一切，徹底轉化、淨化，卻忍不住迴盪媽媽說的話。

哪有女孩子家像妳這樣？

「誰像妳一樣啊。」她蜷縮著嘟囔。

在大姊姊婚禮的前夕，大姊姊的母親對著父親說：「別讓我看見那兩個髒人。」

可是，她那麼愛乾淨，怎麼會髒？她想要當著大姊姊母親的面前問，但想歸想，過了十年她仍沒說出口。打從出生那一刻，她持續地在證明自己並不髒。不僅是對大姊姊的母親，而是對全世界作出宣誓：白色無法玷污任何東西。

就像《現在，很想見你》的女主角零，一身白洋裝現身在佈滿鐵鏽的廢工廠，及滿是

泥濘的雨中，不必撐傘也能拯救愛情，重生為完熟的女人。

然而她當時沒有重生的感覺。熱流反而沒有流經心臟，而是非常篤定地直衝下體。

那時她立刻掀開棉被，微凸的肚臍中央開了一道血河，在白被單上慢慢暈染開，像命運的軌跡，它似乎曉得自己該往哪裡去。她很冷靜地講完電話，火速前往醫院又火速奔回家中，往常地跟管理員打招呼，像一般夜歸的獨居女子。

洗衣機仍在倒數。明天她將如往常地去上班、跟同事聊《現在，很想見你》的劇情、聊星座運勢、心目中的理想情人等等。她沒有想對男友說什麼，只是好奇被單洗完的結果。如果還有污漬，她就要去樓下二十四小時的超市買雙氧水，還要買一袋檸檬，以免雙氧水不夠力。如果還洗不掉的話……

李儀婷 評語

這篇是我的第一名。這是一篇現實結合意象（8＝無限回圈＝洗衣機旋轉窩旋）的好作品。故事講述一個潔身自愛的女子，為了保持自己的潔白，而盡力做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然而隨著故事一層一層揭露，讀者們慢慢才發現，這名講述者，是一個外遇非婚生孩子，終其一生都在追求他人的認同，然而她越想潔白，卻越不可能抵達，最後自己也成了他人性侵的對象，甚為諷刺。

尿尿幻想即興曲

小說類・佳作

林文又

一個走在父母規劃的人生的失敗乖小孩，2年前才開始學習創作，沒什麼能力，也沒什麼判斷力。為了克服寫作時的羞恥感，幾個月前創了粉專練習公開自己粗劣的作品。第一個夢想是不放棄寫作，第二個夢想是可以寫出自己喜歡的作品，跟適合的觀眾對話。

「我到快下課時，才舉手說要尿尿，怡婷老師覺得我很棒，她會跟其他班老師說，我們班有個小惠，聰明、漂亮，很久才會去上廁所。」

小惠舉手，老師點她，她說要去尿尿，不敢看老師的臉。每節課，她都忍到下課十分鐘前，才忍不住要去尿尿。

「有禮貌比較漂亮，那我以後都跟老師打招呼，很快，每個老師都會說，有個女生，怡婷老師班上的，很漂亮，非常都會記住我。」

下課，小惠走去每間教室，敲敲窗戶跟老師說好。在改作業的老師都微笑點頭。小惠每天都記得要打招呼。有一天，勤班老師說，這個小朋友是哪班的，怎麼這麼有禮貌？小惠全身發熱，趕快跑去尿尿，之後就不再去跟老師問好。

「如果我回家唸書，考九十幾分，大家都會知道，有個漂亮的女生叫小惠，很聰明，怡婷老師班上的，大家都會想看我。」

沙發上，小惠拿著國語課本，學姊姊複習，把課文唸一次。預習，把後面的課文也唸一次。課本上有好多熱氣球，藍的、粉紅的，綠草地上有隻熊……小惠睡著了。

升上小二，小惠想改掉一個毛病。希望上課可以更認真，不要亂想。希望有在聽老師說話，不是五分鐘後，突然就三十分鐘了。這樣不像小二。

小一，小惠背書包上學，爸爸拍照，說，小惠第一次穿制服，一定要紀念。照片掛在牆上，她穿著白上衣、百褶裙，眼睛圓圓的看著鏡頭。因此小二，開始認真上課，是對的。小惠跟自己約定，一定，要、認真、上課。

怡婷老師把大字卡貼在黑板，等等要請同學造詞，答對的加分。小惠立刻舉手，老師板起臉，說，等一下，我還沒開始！小惠全身發熱，對不起、對不起、老師對不起，請原諒我。老師說，好，可以舉手了！小惠不敢看老師，她全身發熱。

小惠看她的桌子，長方形——框框，鉛筆盒也是方形框框，全班同學都在長方形框框裡，習作、電視、黑板，框框框。教室是一個長方形連著另一個長方形，長方形互相連起來，天花板是最大的長方形。中年級要會畫3D的長方形，小惠在課本上學了一個，不像，小惠不會。小惠好想去廁所。不行，太早了。

可是窗戶框框中間，是遠遠的操場，外面在下雨，雨滴到盆栽上，小草一點一點的點頭，雲非常多。小惠腦中跳出厚厚的雲，雲上有一個人，白色的長髮垂到地上。那個人在

梳自己的長髮，然後拉起長髮，把地上的人釣上來。釣到雲之前，要先穿過一道水牆，穿過水牆時，每個人都會變成一種動物，然後再像海豚那樣撲的跳上來。

我會變成企鵝，因為企鵝走路雖然很胖，可是在水裡游泳非常厲害。企鵝在雲上走路、企鵝又跳回水裡，繞著雲游泳。游著、游著，又游回人間。那片雲開始下雨，唏哩嘩啦。雨到了地面，長出一顆顆蘑菇。其中一顆蘑菇越長越大，變得跟人一樣大，有個長頭髮的女生抱著它哭，她穿著肉色洋裝，像粉紅色的小飛象。天空是橘色的，大水母從山後游出來，我抓住水母的腳，像氣球一樣飄到天空。水母的腳發出閃電，磅——磅——磅——，我不會被電到，會跟水母一起飛到天上。到雲上後，我變成有很多顏色的長方形格子，粉紅色、粉綠色、粉藍色，有一隻跟我一樣顏色的方格小馬在等我，我騎上去，我們一起跑——跑——跑到埃及，我們遇到金字塔，變成金色、橘色、黑色的方格子。金字塔上很多長大的女生，金色、橘色、黑色，有漂亮的——噓、不能說。

她們是長大的女生，有很漂亮的——然後——靠很近——在哭——很漂亮——有點奇怪——會癢——

「小惠！」

小惠抬頭。

「請你念課文給大家聽好嗎？」

小惠站起來。

全班都看著她。

課本上的字變大又變小。她覺得全世界都很黑、很歪曲的看著她，她覺得噁心又想吐。她說：「老師，我想尿尿。」

對不起、對不起老師，對不起。小惠的腿一直抖。

怡婷老師不開心了一陣。

「好，快去。」

放學回家，媽媽打開小惠的課本，看到很多的星星、格子、花，課本上的小朋友都被塗上很長的頭髮。

「小惠，」媽媽找小惠來，說：「你是不是不喜歡怡婷老師？」

「沒有啊，」小惠說：「怡婷老師很漂亮。」

「哦？哪裡漂亮？」

小惠想很久。

「脖子。」

媽媽大笑：「脖子要怎麼漂亮？」

小惠想很久。

「脖子上的項鍊。」

媽媽笑更久，帶著小惠到床前，說：「一天要結束了，我們跟耶穌禱告，小惠有什麼要禱告的？」

小惠想很久。

「希望……我可以更久再去尿尿。」

「對，上課要專心，聚會也是。」

「……媽媽，」小惠說：「我都會想不好的事，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求上帝讓你不要想啊！」

小惠點點頭，跟自己約定，不要再想。

「好。親愛的主耶穌：」

小惠說：「親愛的主耶穌……」

「請你幫助小惠，上課專心，不要去尿尿……」媽媽說。

「請你幫助我，不要去尿尿……」小惠說。

「小惠是你的孩子……要想正直、聖潔的事……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們。」

「小惠……要聖潔……阿們。」小惠說

「小惠晚安！」媽媽關上燈。

閉上眼，小惠腦中跳出紅色的鋼鐵沙漠，有個長大的女生被綁起來，沒有衣服，大家都覺得她很漂亮，都一起打她。

李奕樵 評語

這篇的主題很有魅力，往羞恥的地方走，但同時試圖說服讀者，我們所感受到的羞恥與不潔感，才是應當懷疑或反思的。小說透過年幼的敘事者設置詩意且生猛的語言，奔放噴發閃電企鵝與各種色彩，正好呼應幼童式的跳躍思緒與斷言，非常聰明。而小說過程中拉扯的因果鍊，繫在小說裡潔白高尚的成年女性們身上，又形成一種隱涵的遞迴結構。結尾段，鋼鐵沙漠與因為漂亮而被綑綁毆打的女子，本身就是一個指涉當代女性困境的精妙詩句。但可惜之處是，小說中有許多斷言與轉折都沒有處理滑順，令讀者困惑。舉例來說，開頭的幼童思緒「有禮貌比較漂亮」就是太任性而不一定能喚起讀者共感的設計。升上小二之後，小慧的「想改掉一個毛病」是自發性的，作為重要的因果鍊啟動條件，這樣的設計可能是偏弱的。再者，結尾段的詩意場景，與小說主要篇幅處理的問題，看起來不能直接連結，讓讀者不能輕易找到支持這個結尾的方法。作者已展示出優秀的創作策略規劃與執行能力，期待未來可以在出手之前再耐心修整，他日必成大才。

包容

小說類・佳作

默默

夜裡，冬妹聽到丈夫終於起了均勻的鼾聲，這才輕輕起身。她沒有開燈，不發出半點兒聲音地踩進婆婆房裡。這究竟是自己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房子。

好一會，眼睛才漸漸適應了室內幽暗的光線，便見婆婆屈身沉沉睡著，嘴角帶笑，像個滿足的孩子。雖然白天給她鬧得夠噲，被婆婆頭部撞到的胸口還疼著，但她仍用不捨的眼光看著婆婆。自從婆婆失智這十幾年來，婆婆就成了她的孩子，冬妹變成婆婆的「母親」，再多的過錯和麻煩都被她全然包容。

這事冬妹做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困難。她是童養媳。二二八事件期間，阿爸被人帶走後就不知去向。為了活下去，阿母燒掉了家中所有的書，並告誡三個兄弟「種田、捕魚什麼都好，千萬不要作讀書人」，大姊和她被送人作了童養媳，妹妹則當了養女。

從進入這個家庭的那天起，公婆就如同她的父母。公婆疼愛冬妹，不只因為她長得漂亮、性情溫柔，更因著對她阿爸的敬重，雖然這事一家人從未說起過，卻在每一天相處的點點滴滴中洩瀉出來。

不同於其他童養媳，冬妹可以上學念書。初經還沒來，婆婆就已經提醒過她、為她預備，使她不致亂了手腳。就連和丈夫圓房這事，公婆也私下詢問過她的意願和時候。比較了大姊和妹妹的遭遇，她更加體會自己的幸福。在這個沒有女兒的家庭，在其他二二八家屬性命受迫的時候，看似孤身被棄的冬妹，其實享受著作為一個近似千金小姐才能享有的一切。她也自然地如同女兒般孝順老人家，凡事盡量做得讓他們稱心喜悅。當整個世界都在為二二八的翻案而騷動不安時，冬妹仍在這個家庭裡平穩度日，按照她母親所期待的那樣，平凡、渺小卻知足地活著，甚至早已成年的兒孫都不知道自己是二二八遺屬。

直到公公過世後，婆婆傷心過度，漸漸地不再能持家，才打亂了原本的一切。幸好，在婆婆多年悉心的調教下，冬妹早已能幹練地負起照顧整個家庭的責任，那慌亂，以一種受過良好教養的優雅被淡化了，竟沒有誰特別感到婆婆失智會造成什麼問題。

那天，丈夫覺得生意冷清沒意思，乾脆提早打烊回家。一到家，就看到冬妹耐心地給阿母餵食。瘦肉和芋頭剁成細末和米熬煮成粥，再撒上切細的蔥花、胡椒粉，放涼之後依舊噴香。阿母好似變成小獸，聞到食物香就兩眼放光，張開無牙的嘴大口大口一直吞，吃得盡興。丈夫站在廳門看了好一會，陽光灑進屋裡，光影流動，好一幅溫馨甜蜜的家庭圖像啊！人家都說婆媳是天敵，可這兩人卻能處得這麼好！

冬妹舀每一匙的時間都有點長，舀起來，撇掉一些，再加一點，漸漸地趕不上阿母吞嚥的速度。

冬妹哄著阿母說：「沒人跟你搶，整碗都是你的，慢慢吃，不要急。」可阿母還是噎住了，忽然就吐了冬妹一身，整個人咳得無法控制，終於一頭撲撞到冬妹身上，撞得冬妹肋骨生疼，香味似乎給這場意外嚇跑了，室內一下子全是餿酸的味道。

丈夫要過來幫忙，冬妹卻叫他去休息，「不要來亂」。因為接下來要幫阿母洗澡，洗那

些被弄髒的衣物、靠枕、椅墊等等，冬妹有習慣的程序。他這才知道原來冬妹過的是這樣的日子。

冬妹從來不曾告訴他，這還算好的。有時候，阿母失禁以後還會「玩」，屎尿糊得滿床滿壁，她又不肯穿尿布。丈夫到家前，冬妹早就都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還做好可口的晚飯，甚至從院子裡摘來新鮮的茉莉花或柚子花，就算還有點異味，也在可忍受範圍之內。所以儘管他知道阿母失智，總以為只是認不得人、記不得事情而已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他白天要張羅店裡的生意，晚上回來，阿母多半已經睡下了。夜裡幾次聽見她吵嚷：「太陽出來了，怎麼還不給我飯吃？要餓死囉！」冬妹也會第一時間趕去安撫，他根本沒有插手的理由。

冬妹對婆婆無比的包容，畢竟，多年的養育之恩、給自己一個完整的家、一個好丈夫的恩情，如何報答得完？

婆婆失智了，什麼都管不住、講不通、記不得，卻似乎清楚明白冬妹才是她的照顧者，在兒子面前很少出差錯，頂多就是不認得他，同樣的問題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你結婚了嗎？」「你有幾個孩子？」可以每隔五分鐘問一次，到最後，他乾脆編故事逗她玩，一家人嘻嘻哈哈，又一個平安的夜晚過去了。

被丈夫碰上的那一次，應該就揭示著婆婆病情的進一步惡化吧？

不過，今晚，冬妹需要婆婆來包容她這一次了。

彎身向婆婆行了個鞠躬大禮之後，冬妹抓起旁邊的靠枕，緊緊地蒙在婆婆臉上，絲毫不敢鬆手。婆婆究竟是驚醒了，拼命地掙扎、叫喚，終於驚醒了丈夫。他急忙跑過來要拉開冬妹的手，冬妹卻哭道：「不這樣，我死了以後，誰來照顧阿母？讓她跟我一起去吧！」

丈夫這才知道，他提早回來那天下午，冬妹說要出去散散心，其實是去醫院檢查，她持續的發燒、倦怠、莫名的疼痛已經有好一陣了，詳細檢查的結果出來，已是癌症末期。

他看到阿母眼神裡滿滿的驚恐，畏懼著眼前哭得不能自抑的冬妹，對他也是全然的陌生。

月亮不知什麼時候已爬到空中，室內光影流動，平緩地，流動。

李儀婷 評語

這篇作品的內容一如題目，不管文字，或是內容，都顯得安份而靜默，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控下進行，文字乾淨，情感收斂，但運行於冰山底層的情感卻又澎湃的令人震撼，是一篇非常好的作品。

綠光

小說類・佳作

張台澤

1998年生，就讀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二年級，短篇小說〈人們說石頭早上就在那裡〉收入《九歌一〇五年度小說選》。

在台北的週末，他沒有回家，待在宿舍裡，車票太貴了。

當他醒來時，房間還是暗的，早晨他們的房間背光，陽光從拉下百葉窗的窗戶透進來，打在牆上，明顯地提醒他是早上了。

他對面的室友經常睡得比他晚，另外兩個星期五時回家了，他下床，打開手機沒有訊息，難得。

他拿起牙膏牙刷，跨過房間堆滿雜物的走道，打開門，從六樓長廊盡頭的窗戶望出去，除了強烈的陽光，街上什麼也沒有。

他不太能忍受自己晚起。

平日早上他的生理時鐘都非常準時地叫他起床，刷牙、洗臉、換好裝、出門，直到在教室遇見朋友時，跟他們打聲招呼，有聊沒聊，才覺得有活力。

他拖著腳步，想要加快，直接穿越中間的部分，直接到達盡頭。

對於住在長廊另一頭的他，值得慶幸的是不用忍受難聞的氣味時不時飄進房間，或是夜晚吹風機嘎嘎作響，但同時就得忍受，為了一些需求，不得穿越很多的房門面前，來到一個難以分離的地方。

昨晚的雨傘少了許多，但還是難以行走。

他不打算善待他們，將它們一個一個跨過去，偏移位置或踩到也無所謂，畢竟，它們太占空間了，卻沒有人收起來，在兩端幾乎密閉的長廊，充滿著潮濕的氣味。

接近廁所時，他拿起飲水機旁的紙杯，裝了杯溫開水，他真受不了這裡的濕氣，乾黏的嘴巴喝下第二杯後，吐在飲水機的水槽中，丟掉紙杯，走進廁所。

非常的燥熱。

倒不是他放假前晚上的熬夜，而是在這樣繁忙的禮拜結束，他想起床時，腦袋像是一隻飢餓的哺乳類，非常需要軟綿的枕頭撫摸，那樣難耐的需求在他吐氣時，過濾他的肺，彷彿呼吸的全是氧。

那種東南亞濕熱的氣在廁所裡一掃而空，他們開了一台除濕機，廁所面相太陽，把便斗烘得燥燥的，隆隆響的烘衣機吸光周圍所有的溼氣，尿騷味像沙塵一粒粒的吸進鼻腔，他看向洗手台時，全是乾的。

為了美觀，他新買了一條美白牙膏，上面寫著 14 天美白療程，他按時刷，到現在過了一個多月，只有門牙是白的，其它仍帶著牙垢。

他刷著牙，大號只有三間，他常上的第一間的鎖是紅色的。他隔了一間，關起門，在

門後解放、刷牙，沖水的聲音嘩啦，他吐掉牙膏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原來睡飽並不會消掉黑眼圈，他漱口，仍是刷不白，刮掉癢白的舌苔，嘩啦啦，離開廁所時，裡面沒有任何動靜。

他的室友似乎是早晨回來的，他瞄一眼了桌上從未看過的電影，他都不知道他的室友開始聽古典樂，巴頓芬克，看了看無趣，回到座位上，一封訊息也沒有。

他厭惡自己為什麼不早點起床。原本早起是為了能更多想像的事，他不想關在宿舍裡，況且他的室友在睡覺，整間房間的明亮處於高反差的狀態，從窗戶透進來的陽光過了中午會直射近來，在那之前，他必須找到一個出門的理由，只是沒有任何訊息。

他網路滑了滑，興起手淫的念頭。他確認室友仍熟睡，戴上耳機，開啟無痕模式，之後就開始了，有聲音、有畫面、有人會跟你說話，但這都不是他想做的事，儘管這件事現在給他快樂，但那扁平螢幕的背後，似乎就是有那麼一點刺激。

他拿著用過的衛生紙從座位上起來時，光柵從外打在他的書桌上，房間要開始變熱了。

他想起自己得再度走進廁所，伴隨濁黃的騷味，在濕爛的走廊上，雙腳浸在水中跨越一朵朵雨傘，他真想把衛生紙從窗外往下丟。

當他開門時，走廊上的傘已經不見了，走廊一望無盡。

沒有傘的走廊他走起來輕鬆，穿著拖鞋啪搭直行，隨著他靠近廁所，漸漸轉彎，他越走越快，雙腳脫離地面，在鞋痕遍布的潮濕地板走廊上，在抵達廁所前，拖鞋被後鉤的腳擲起，摔在地上，濺了一地白花花。

他無法爬起，全身骨頭麻痺，精液往他的臉流來，緩緩地，像他自己癱軟在地上想要往廁所前行。

廁所傳來沖水聲，開鎖撞擊的金屬聲，有人從大號間裡走出來，那個剛上完廁所的人打開水龍頭、咳嗽、漱口、清痰、擤鼻涕、大口呼氣、嘆氣、啐口水、關上水龍頭，那個人似乎在照鏡子，但他沒看見。

當他意識到時，他的牙刷已經掉在馬桶裡。

他直接沖水，從馬桶上起來，打開門時，他瞥見在廁所門口外有個人躺在那裡，他走了過去，不忘洗手，那個人的附近和身上蓋滿了從天花板上掉下的白色粉末，幾片矽酸鈣板壓在他身上，在旁的碎片沾著血，和白粉相融。

他上前確認倒在那裡的人，有呼吸，他把矽酸鈣板從那個人身上拿開，扶起那個人走向自己的房間，樓梯在走廊中段，還有很長一段距離，扶在他肩上的安詳地呼吸，吐出一團團白色粉末，他繼續往前走，嘴唇乾澀難耐地開口大叫。

有沒有人——。

他叫喊了許多次，走廊另一頭傳來回音，像是其他地方也有人受傷一樣，但在這一望無盡的走廊，他不確定有沒有人，除了他室友。

他索性放下昏迷的人，胡亂地開起離身邊最近的房門，623 號，往裡面大喊，有沒有人，而裡頭曖昧精心設計的臥室只有使用過的痕跡。

他打開下一扇門，再下一扇門，往裡頭大喊，但只有電風扇嗡嗡旋轉，電腦螢幕閃爍，一袋熱騰騰早餐，和些許難聞的味道。

他看了看那個人，不顧一切地奔回房間，開門時，大喊室友的名字，要他幫忙。

但他卻聽到自己的名字，從窗戶傳來，他往下一看，街上聚集如在蟻窩攀爬的男人。

他的手機閃起綠光：有地震。

李奕樵 評語

文字營造一種寧靜的氛圍，節置在表面動作的描寫搭配長鏡頭般的連續時空細節，令人想起袁哲生的〈送行〉。整篇小說的文字質地均勻，意象豐富，感官描寫手段多變，但又乾淨流暢。直到結尾的動作，是品味高雅的作品。不過，雖然這篇小說看上去幾乎沒有能稱為失手的地方，但整體來說，比較接近一種相對於詩謎的「小說謎」。其它參賽作品的技術不見得更困難，美學上不見得更高竿，但相比高雅但難以驗證的「小說謎」，可能更能被驗證其思緒與技術的能力。因此，放在此次可能瘋狂動員各種社會議題、情感、情節跟語言實驗性的參賽作品旁邊，〈綠光〉的讀後感，顯得聰明高雅，但厚味不足。

挑燈夜戰

小說類・佳作

禪詠星

身為一介創作者才剛起步。截至目前的人生中，前半生住在東方的藍海邊，後八年流浪在西邊的灰空下。目前就讀彰化縣員林高中。

少女看向時鐘。十點十三分，這數字沒什麼好暗示的，真要說的話就是她時間不多了。在矮桌前打開筆電，這是哥哥淘汰下來給她的，網路跑得極慢文書卻處理得很快。反正，創作就是種隔絕外界然後再三打磨的工作。

一切如常進行，她把上課記下的草稿潤飾轉譯成另一個世界。螢幕微微閃爍著，像是筆下世界的星光正朝著她眨眼——

「！」糟了，剛才要寫什麼去了？她翻找筆記，卻發現筆記早在兩段劇情前就結束了。「……幹。」少女無力的攤在地上，眼中恰好跳進窗外的星光，她忍不住跟星星抱怨了起來。

「你知道找回一個好點子比找回一個好人還難嗎？」

† † †

枝葉重重堆疊，他勉強的從縫中抓到一點星光。今晚沒有月亮，不適合趕路。但他沒時間了。後有追兵前有傷兵，一定要快。

少年提著油燈一步步前進。魔晶燈雖然較輕也較亮，但點在這種充滿魔物的森林中，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當作飼料。火光穩定的燃燒著，少年默默的猜著教徒們可能正要上路抓他，如果他今晚穿越這片國境之森，到了另一個國家，邊境的審查就可以幫他拖延點時間了。

『前提是要過的去才行。』當他這樣想著時，突然嗅到了一股危險的氣味。

黑暗中，一雙紅眼伴隨腐臭浮現。暗紅色的毛皮和淌著血的尖牙，這隻鏽鬃狼看來是今晚的第一關。

少年將油燈掛上腰間，一把抽出背後的大劍。

準備應戰。

† † †

「終於，鏽鬃狼……」她花了整整五分鐘才把這個名字想回來。人生怎麼可以難成這樣啊？都這麼難了那小說怎麼辦？

叮咚。

女孩下意識拿起手機一看，班群說明天歷史要模擬考。「可惡……」忘記關 Wi-fi 了，

搞得她心神不寧了起來。但模擬之類的字眼，倒是讓她想起一件事。

「明年就高三了呢。」

還能寫多久呢？

她本想先把這多愁善感的問題丟在一旁，但接下來打出的字句卻怎麼樣都不順眼，少女忍不住為自己容易分心的性格嘆了口氣。「真羨慕你呢，珀爾路斯。」她趴在發燙的鍵盤上看著螢幕，「如果是你，就不會那麼容易胡思亂想了吧？」

.....。

「真是的，天底下有哪個小說家會羨慕自己的角色啊？」她重重的拍了一下自己的頭。

† † †

「唰！」手中的大劍凶狠的咬開鋒羽鴉的身體，利刃般的黑羽唰啦一聲灑下。少年提腕一擋，羽刃立刻被反彈射穿了樹上的骨翼蝠，只有少數險險擦過身旁。『可惡，應該沒了吧？』珀爾路斯將劍插進腳下被血浸濕的土壤，輕聲的喘著氣。

解下腰間的油燈一看，油已經燒了三分之一，「已經過了兩個小時？」難以置信，他開始懷疑天亮前到底出不出的去，穿越這裡比想像中的麻煩太多了。

「安德梅達……我到的時候你最好沒事。」他臉沉了下來，低聲輕喃著。

「吱——」忽然一道白影尖嘯著衝他飛來，珀爾路斯一個側身閃過，肩上的斗篷卻還是被毒液劃開一條縫。他看見一隻一頭栽進濕軟泥土中的骨翼蝠，毫不留情的一腳了結了它。

提著燈繼續前進，心中卻縈繞著千頭萬緒。他平常是不祈禱的，但他忍不住祈求了起來。

『晨光之君呀，請護佑她平安無事吧。』

† † †

「劉辰君，都十二點了還沒睡喔？」

「欸？」女孩看著自家老媽站在門邊，「沒有啦，後天要交地理報告……」這是實話，只是她打的不是報告。「好啦，反正早點睡。」「晚安~」

『報告……第三段還沒寫。』

「唉。」幹嘛這樣虐待自己啊。

她忽然想起有人跟她說過，寫這些之後也不會出版成書，只會變成黑歷史。倒不如先專攻課業，考好大學再寫。「白癡喔，寫作是累積欸。」雖然明白這個道理，心中卻還是有個聲音懷疑。

投注那麼多腦細胞，值得嗎？

† † †

值得嗎？

當初加入革命團，是為了不再讓家鄉被邪教矇騙，而陷入幸福的幻影之中，但是……『也許盲目的幸福也不錯。』至少不用像現在這樣擔心安德梅達那個笨蛋——

燈火忽然閃了一下。「？」

直覺叫他回頭，一看卻什麼都沒有。

他忽然想起有種叫猶疑之影的魔物，不禁加快了腳程。

† † †

好煩，怎麼寫都很怪……。

她煩躁的抓抓頭，按了存檔。辰君眼光掃過桌面，然後從桌墊下抽出一張對折的筆記紙。打開來看著，忍不住傻笑起來。

紙上站著一男一女，黑斗篷揹劍的是珀爾路斯，白披風抱魯特琴的是安德梅達。這是她高一時的同學畫的，是個很會畫畫的男孩子，也和她很聊的來，這張圖就是給他試閱第一章的結果。他畫的實在太好了，她還記得剛拿到的那幾天，每天睡前都要看著這張紙傻笑五分鐘才肯進被窩。

高一分組之後就沒再見面了呢。改天請他一杯珍奶，然後叫他再畫一張吧。

她一邊算著黃道吉日，一邊把第四章的最後一段慢慢打完。

新的一章，就要開始了。

† † †

腳步，好重……

珀爾路斯艱難的走著，腳上的黑影忽然將他猛地後拉，害他向前仆倒在地。『油燈……』還好沒倒，但黑影卻要向前將他吞沒。

他從胸前的口袋抽出一張紙，打開來就著燈光讀出了第一句：「夜晚之中，無論暗黑如何，總有幾盞燈在掙扎。」安德梅達的詩，每當他懷疑時，就會讀這首詩。她說過，黑暗總有天會過去——

忽然身體一輕，黑影退去，太過突然導致他愣了一下。沒想到，這詩真的救了自己一命。

縹青色的地平線在遠處亮起，已經到森林邊境了。魯特琴的聲音忽然在腦中響起，他彷彿看見那白色身影走在遠方。

他慢慢爬起，提燈朝前路趕去。

新的一天，就要開始了。

李儀婷 評語

這是一篇具有虛實互射的小說，類後設的筆法，作者在現實與筆下的虛構之間，來回穿梭，藉虛構的人物，充實現實中的自己生活的匱乏，讀來細緻，筆法巧妙，且虛構之處也頗有可看的細節，甚是傑出的一篇作品。

Triangle

小說類・佳作

源飛羽

現於長榮大學就讀，興趣狹隘且社交困難。曾立志要當張愛玲第二，後來真心認為自己自我感覺太良好。

寫作對她來說是一個活下去的理由，更是讓她每天 24 小時嗡嗡作響的大腦休息片刻的時段。只有在寫故事的時候，她才對世界有所期待，與腦內的遺傳疾病短暫和解。

夢想是能去北歐生活、與自己的伴侶一起看永恆之王：亞瑟王傳奇以及未來的某一天，有人能看到自己的小說會笑或哭出來。

三角形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形狀。

縱使有所謂的黃金長方形，別忘了，長方形也是由三角形所構成的。這也就表示，三角形組成世界上很多接近完美的事物。三角形堪稱是奇妙的代名詞，看似脆弱卻意外堅韌的微妙平衡。

除了人類的愛情世界。

第三者就像是闖入禁地的犯罪者，承受著抹滅不去的汙名。他，抑或是她，將有座名為『倫理』的雷峰塔壓在心上，不見光明至死去。

即使其中一端所付出的愛比任何等號還要真誠。

這場葬禮參加的人屈指可數。地點在殯儀館大廳角落、靈堂前不到十張的鐵椅及兩旁寥寥可數的百合花—與其說喪禮，不如說是茶餘飯後的笑話。

也對，連死者父母都不願意參加的喪禮還能好到哪去？羅志成看著狹小靈堂上的裱框相片，上面的青年難得笑得燦爛，揚起的嘴角一掩平時羞澀。抵起本就不厚的唇，厚重眼鏡下的老實臉就只是靜靜看著相片，冷漠如平時看新聞。

坐在最前排綁著馬尾；為人也與五官一樣乾淨堅毅的是張科倫，也就是死者的妻子：李詩文。她眼眶泛紅，緊握著細長指節分明的雙手，拼命忍耐的樣子讓人捨不得。坐在李詩文身旁的男人們表情沉重，在白色燈光下更顯慘白。

他該去致意嗎？該起身去表達遺憾，然後給她一個安慰的擁抱嗎？不，那太過虛偽了。她與自己也只見過一兩次面，關係也不深。

最後羅志成選擇低下頭，靜靜聽著牧師替張科倫禱告。

張科倫是個無神論者，基督教徒的身份是屬於以前待在張家的他。羅志成還記得當年與他討論神明的存在，青澀卻容光煥發的臉讓同年齡的自己羨慕。比起相同年紀的其他人，他充滿了思想、抱負與其他人所沒有的成熟見解；這些使他超越了其他人，使他成為眾人

裡最亮的一顆星。

隨著時間增加羅智成距離張科倫越來越近。從站在地面上碰觸不到天空的凡人，到距離這顆火球不到數公尺的星球——一切如此迅速，星星望其項背僅彈指之間。

碰觸星星是什麼樣的感覺？

「……願主洗去他的罪惡，帶他走上天堂之路。」牧師結束的禱告詞拉回羅智成的理智，接著是家屬與親友悼詞。本該上台的李詩文搖頭表示拒絕，接著換羅智成不認識的人來到小講桌前，他開始念起手上厚厚一疊的信紙。但羅智成不在乎，那些話語根本無法呈現真實的張科倫，他們根本就不瞭解這個自以為認識多年的男人。

只有自己才明白，只有他才了解這個在夜空中閃耀的男人多麼美好，卻也多麼寂寞。

悼詞結束了，眾人起身準備在火化前看死者最後一面，羅智成拖著沉重的步伐緩慢來到棺前。因車禍支離破碎的軀體在禮儀師修補下完好如初，他忍不住撫摸屍體的臉頰一冰冷且僵硬。

羅智成想起碰觸到星星的感覺，是那麼滾燙，那麼炙熱。那時他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一直以為的星星，其實是太陽，照耀自己世界各個角落的太陽。

太陽卻如伊卡洛斯殞落。

「現在請各位移動到焚化爐前，我們將進行火化。」

來到焚化爐前，輸送帶正緩緩將棺材推進焚化爐裡。每前進一點，眾人的臉色就難看一分。李詩文的淚水奪眶而出，緊咬著下唇似乎在做最後一絲抵抗。其他人臉部都皺成一團，與垃圾桶裡的衛生紙毫無區別。

棺木完全被送入焚化爐時，李詩文終究崩潰。她大喊著丈夫的名字，「科倫！科倫你不要走！求你別離開我……。」痛徹心肺的呼喊響徹整個大廳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羅智成突然好羨慕李詩文。她能真誠呼喊丈夫的名字，能毫不掩飾的表現對丈夫的愛。然而他呢？只能無力看著太陽熄滅，一次又一次欲言又止。

他們的關係，正是天兔座 α 最後走向毀滅。

當李詩文甚至想停下輸送帶追回遺體的時候，其他人趕緊上前安撫。羅智成直接抱住李詩文，他的舉動連李詩文都驚訝不已，停止哭嚎。

「…原來就是你。」李詩文打破沉默。她說出這句話時，羅智承認為接下來迎接他的是謾罵、怨恨與數不盡的譴責，他早已準備好迎接怒火。

但李詩文沒有。

李詩文離開懷抱，握住了對方的手。她早就知道，丈夫的孤獨世界，升起了另一顆星星。她也知道，丈夫並不是不愛；但很多時候無法理解他的自己，註定無法成為摯愛。

是羅智成帶給丈夫希望，是他令張科倫的世界擁有光芒。

「我忌妒你。」突然冒出這句，羅智成對於剛剛的舉動與這句話感到錯愕，他訝異的看向李詩文，對方則是點頭。

「為什麼…？」

「他最愛的人不是我，從來都不是我。對他來說，我是家人。重要但…不是那個獨特的位置。我們對彼此的愛是不一樣的。」說到這，李詩文忍不住熱淚盈眶。

「你對於他來說，就是太陽。他才決定改變一切，就只為跟你在一起。」

張科倫從不告訴羅智成，他在自己心中的分量。他們之間彼此沒有情話、約定與驚喜，多半在一起的時間也都是在工作。即使羅智成自認了解這個男人，但他還是不敢問自己的重要性。

直到今天，羅智成才明白張科倫將自己放在多重要的位置。

羅智成原本以為枯竭的淚腺，現在卻潰堤並從雙頰潸然而下。撕心裂肺的嚎啕早該出現在得知去世消息時，只是被羅智成壓抑著。每一聲咆哮代表羅智成所承受的疼痛，每一滴眼淚象徵對張科倫的愛，每一道指痕反映著對自己的悔恨與責怪。即使如此，那人也已離開燈火闌珊處。

三角形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形狀，但倘若少一遍亦或一角，及不復存在。

李儀婷 評語

這是一篇描述同志在異性婚姻同性戀情之間的掙扎，藉由主角的死亡，來探索同性與異性戀情的差異與困境。作者筆法簡單平順，但內裡的情感卻相當動人，是一篇具有巧思的作品。